

Inches  
Centimetre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陳敬亭先生

72127

13685

107



#920.5  
7531  
咸豐乙卯重鐫

陳敬亭先生年譜

慎脩堂藏

陳敬亭先生年譜敘



吾執友陳敬亭先生嘗語余曰道之流  
行於萬古也如日月之行天如江河之  
麗地如布帛菽粟之宜人未嘗一息而  
或廢未嘗一息而可離者也有天地卽  
有道有道乃有人無道卽無天地無天



地又安有人推而擴之彌綸六合約而  
存之涵濡方寸學道者探其體則曰靜  
致其用則曰敬合內外以兼賅則曰誠  
誠也靜也敬也無非道而已矣無非學  
以成其爲人之道而已矣秦漢以來道  
統中墜異學紛之俗學誤之僞學竊之

曲學歧之至濂洛關閩之學出而後堯  
舜周孔之道明學者乃確有遵循而其  
審端致力之方亦不外此主靜而居敬  
而存誠特習焉不察與昧然不返者未  
思乎人之所以爲人而謬以道學相詬  
病亦猶不知有日月之行天江河之麗



地布帛菽粟之宜人其愚蒙亦大可憫  
矣是時余年方十七歲在癸巳先生應  
春官試主於余家肫肫焉以學道相勗  
而所論類皆平易切實之旨數年內往  
來燕豫每晤必以心性相質而先生之  
所養益粹矣戊戌冬余奉諱南歸衡門

伏處音耗歇絕者幾十載甲辰乙巳兩  
上公車訪先生於舊館不得一音心竊  
疑之今歲服官江左與王子涵大尹遇  
於白下乃知壬寅年先生已卒於家恨  
典型之頓失實悲愴而莫禁子涵手先  
生年譜見示又竊幸先生之足以不朽



也子涵昆仲樸茂力學有志千古余固因先生而得締交者也今皆作民父母循聲惠澤有體有用坐言起行良足以爲先生之友而余則尙自慚學業無成不足副先生九原之望也余旣深悲先生之不見用於世而又幸得有子涵昆仲爲之表彰余亦更無庸置喙但就平昔所聞於先生者綴諸簡端以誌執友之感云爾

道光二十有六年孟冬月日上湘謝邦鑑敘於金陵寓齋



陳敬亭先生年譜序

蓋聞道不虛立待人而傳人不虛生體  
道則著粵自伊洛之學興而孔孟之道  
日明於天下生其後者類皆思闡發微  
言爲斯道延統緒而資質不純學力不  
深紛華擾其外利欲撓其中求其始終



不變依道爲性命者往往難之余賦性  
駑鈍夙嘗有志於斯道而持守弗堅每  
爲世故所搖惑心竊惕焉自得交敬亭  
先生而安身立命始有歸宿且益曉然  
於斯道之大原非有真識定力不能精  
察而實體之也敬亭先生籍隸方城居

近伊洛少時卽卓然自立能擇交狎朋  
邪友不能引之而去並有聞先生之言  
而悔悟自新者比長而所操愈固俗情  
愈無自而入學無師承而每有心得多  
自夜氣清明時悟出篤於孝友門內肅  
雍怡怡如也與人不款曲而契友深談



終日不倦年四十見道益分明化嚴爲  
和無復拘牽執滯之態蓋其因年進德  
而無敢自懈有依道爲性命者矣余與  
交十餘年時以節義相勗勵深知其識  
足以明道其力足以行道乃賫志以歿  
未獲竟其所學論者惜之陸象山有言

身或不壽此心實壽余於先生亦云甲  
辰之春余爲文以祭先生今歲乙巳子  
潔二弟銘先生墓復郵寄先生年譜囑  
爲作序余披閱之知先生之弟怡亭痛  
先生歿故編次年譜以傳也其體例間  
有未合余因僭爲訂正俾先生明道之



心與行道之心大著於天下而怡亭不  
忍歿其兄之心亦與之俱著吾用是愈  
自惕矣年逾強仕而德不見進羈跡淳  
溪而澤未加民知交零落規過無友回  
憶與先生京邸談心時豈可復得耶惟  
是此心不昧此道若揭侍養承歡求供

子職盡心民事嚴飭官箴識雖不足以  
明道而必學先生之精察力雖不足以  
行道而必學先生之實體一息尙存此  
志不容稍懈庶伊洛之學不替而孔孟  
之道常明矣先生其鑒我乎旣爲先生  
立傳而復述其巔末如此以質諸子潔



敬亭先生年譜 四  
二弟並以質諸天下後世之學孔孟者  
是爲序

道光二十五年秋九月內鄉王檢心謹  
序於淳溪官舍

敬亭先生年譜

先生姓陳氏諱心一字敬亭號春舍河南南陽府裕州人  
嘉慶三年戊午十二月二十一日生幼而有志甫六歲見  
鄰童學者自請於祖父曰願從學且曰不令我學令我吃  
閒飯乎祖父驚喜次歲卽送入學先生天姿卓犖澹然無  
所好

十五歲喪母情能自致銜憂盡哀宛如成人

十八歲應童子試至郡見人徵逐心甚鄙之歸益自返於  
躬行

十九歲偕弟樂三同業師先生誨弟情殷每有所往必以



相隨不令近邪友先生卓然自立言動不苟凡書理必以身體之自求我之所以爲我儕輩或謂之先生弗恤也

二十歲從師楊公學楊公甚器重之嘗語人曰吾見有恒者矣先生不趨富不倚權不爲游戲嚴正自持不合流俗六月先祖遘疾時七旬有七先生晝夜侍湯藥親嘗右肱瘡甚危先生親爲洗滌之盛暑不離左右先祖安之自忘疾苦少暇仍課弟讀八月初五日先祖疾終哀痛幾絕

二十一歲二月先生助父成葬禮

二十二歲二十三歲刻苦自勵

二十四歲從師王公學先生之學純從天性中作事以正身者正家家人感孚均能動其善心

二十五歲在家偕弟閉戶自脩二月遊泮邑侯夏公獨異先生氣象特顧問焉歸閉戶自若

二十六歲從師郭公學先生仍擇一小院偕弟閉戶自脩同人見先生莫不肅然至是先生之學漸深信服者頗衆二十七歲仍歸閉戶六月祖母七旬有七無病而終先生復助父成葬禮

二十八歲從師汜水周公學周公曰敬亭吾之曾子輿也二十九歲仍從周公學與關星海黃南坪翟郁堂譚定九程孚嘉互相砥礪



三十歲歸家周公命其孫就學有里豪恐其子復流於豪也深慕先生德教欲令就學託諸先輩致意先生力拒之里豪奮然曰先生爲善人也何阻人善之甚也吾將率吾子並跪先生之門不納不起仍託致意先生不得已納之半載餘深服德教大變積習九月弟樂三入泮

三十一歲偕弟肄業泮梁謁山長劉青園師先生局門自脩不妄交接與祥符張瀚門名行澍善王子涵赴臨漳過書院少年謙謹先生默契之夏月有無行士求同竈諸同人皆不欲而難於拒先生毅然曰以我爲辭遂拒之先生邪正之辨其嚴如此闔後歸仍閉戶自脩

三十二歲授學舞境以孝弟忠信爲先務

三十三歲從學者益衆外祖母氏楊年逾七旬子孫不能養先生每周之後請於父曰母氏早亡未獲盡孝今外祖母失所兒欲迎養以慰母心於地下父許之遂迎養焉後以壽終

三十四歲黃南坪翟郁堂敦請先生回裕令子弟師事焉先生復受業於儒學午村柴公柴公甚重之冬月子學潛生

三十五歲正月赴館六月初繼母遘時疾戌刻信到距家八十餘里先生卽欲起程黃南坪止之期以五更先生夜



不成痲子刻起程辰刻至家湯藥親嘗後竟無恙繼母弟  
十歲亦染時症徧身癩痧急爲調理竟至夜而亡先生率  
諸弟及僱工親肩葬之既家二兄亦染疾先主率弟樂三  
晝夜侍之間中人不得與焉七月諸病漸差先生以家二  
兄病未全愈不應科業師劉公強促之先生不得已赴汴  
闈後卽歸家病皆愈是科登賢書先生自持祭物省墓赴  
館教讀自若邑侯果堂謝公稱其性情純厚造詣深潛作  
自勵詩贈之臘月初九日赴脩武謁房師鳳厓趙公

三十六歲正月自脩武北上與王子涵相會子涵弟名滌  
心天性恬靜又爲先生同年遂爲契友館訶菴謝公家其  
子名邦鑑字吉人年方舞象天姿卓越先生以道輔之吉  
人大悟力存道心遂爲性情之契南歸後德益進姑母氏  
王年逾六旬諸子分散不能養先生亦請於父迎養之秋  
趙鳳厓師調任武陟以先生忠信誠篤召之冬先生應師  
命過舞陽蓮墅王公爲趙師契友重先生之德留月餘與  
其子蔭坪善歲盡至武陟

三十七歲趙鳳厓師命其子小厓受學先生以道自重禮  
法惟嚴師益重之與孟縣馮緱山同勵志於近思錄夏趙  
師赴都山東王心如署篆聘閱縣試卷先生虛心衡文不  
受請託與同門友鄭偉新林曉山善



三十八歲北上春闈後留京居中州東館仍主謝吉人家與王子涵王子潔謝吉人諸友共治心性之學有珍珠必寄回奉親夏先生原配劉氏卒

三十九歲春闈後歸語諸弟曰留京數年別無進益自覺認得本心益真認得父子兄弟益真耳業師劉公以兒子妻之翟郁堂復聘先生教其子其英

四十歲先生專以存心爲治已治人之本

四十一歲北上復與諸友相會證學夏歸館王友山家講學門人王兆慶李秀三武襄翟其英王蒿雲等均勸其本心皆有目錄秋王子涵子潔自都歸晤對數日共證心性

先生之學益振從學益衆姪學起始從學

四十二歲與王心悟同館王友山家是年寄王寶儒書講學秋家二兄邁疾甚危先生歸與弟樂三晝夜侍之左右扶持至於溺器樂三若偶出先生與執事焉後疾得無恙子學潛始從學

四十三歲北上復與諸友證學又得交倭良峯李強齋洪訥齋邢翰之楊毅齋丁畏齋相與講學闈後與王子涵同歸子涵將往江蘇聘先生教其子後因父疾辭之高生名鳳翔慕先生之德來謁先生語以爲人之道高生欣然次姑母氏王年逾六旬無養膳告父留而養之先生偶染微



疾侍父疾頓忘已疾晝夜不輟九月初七日父年六十七卒先生哀毀逾恒三日內水漿罕入寢苦枕塊不用酒肉不御內棺椁必厚手不離杖

四十四歲卜於清明節行葬禮自始喪至葬時先生哀戚中凡親所用器物無不本誠心經理之請舒公名成憲董喪凡事盡託親友而惟哀是主請王心悟王友山馮士一劉笑如舒安亭武璞菴諸親友素服助成奠禮不用樂請秦公題主吉服先生相焉墓中作灰隔石灰三千觔細沙一車黃土一車用糯米汁拌勻層層築之一遵家禮時陰雨連綿葬後大雨先生率諸弟監工一晝夜成之虞祭三

日自製門聯云衣欲完棺欲厚墓欲堅三件重事酒不飲肉不食內不御一片素心四月接後良峯李強齋王子潔諸友奠儀奠於墓前不勝哀感每節哭墓無缺冬月樂三婦梁氏卒先生令諸子盡哀盡禮是歲凶荒羣盜蜂起橫行劫奪先生館課之暇與諸生講武歸家率諸弟僱工及鄉人團練武事以爲守備盜不敢犯

四十五歲高生鳳翔劉生度同受業女弟孀且貧先生設法周卹之課諸甥務農代持其門戶訓以節孝勤儉甘慰農自蘇歸過裕設奠先生哀感子涵唁聯云大人能辦大事真孝自成真儒慰農唁聯云唯泪有以送死非禮無以



尊親四月十七日覺氣弱呼吸難繼服藥罔效五月初三日歸日以鷄羹養之先生心中澈底澄清諸親友頗來省疾皆以存心相勉六月自知弗痊以服未滿促製皂服家人有以吉服言者先生怒之諸弟晝夜侍疾諄諄誨以爲人之道七月屈辱如閻韜五來問疾先生均以志士勗之八月漸弗能起神色清潤語諸弟曰吾喪未滿尙熒熒在疾卽亡卽葬寂然而去是吾心也能順兄心卽是弟道他何求焉二十二日未刻端坐至戌刻諸生武襄李秀三高鳳翔王兆慶來省疾次早盥洗後召諸生至榻前復端坐與諸生論學午刻姻兄劉笑如引善醫者至診脈曰脈雖不善而神色清潤閱病多矣未有如此神色而或喪者也先生語諸弟曰數十年所養者祇此烏有臨終而變者乎先生將皂冠服一一驗過二十五日寅刻卒以素服斂諸弟私以吉冠服置棺隙處次日成奠禮二十七日葬於祖塋十二月初八日恭成先生神主俱遵先生葬父禮行之



附錄

元配劉氏淳樸勤儉先六年卒

繼配劉氏鄉耆諱太華公之女夙承家訓頗嫻禮義奉翁姑事夫子惟順惟謹遭翁喪隨夫子守禮惟嚴及至葬諸親眷乘車送葬劉氏率諸弟婦胞妹入布帷中步行至墓比夫子病歸劉氏親調羹湯侍奉月餘亦奄奄成疾諸藥罔效及夫子病故慟死而復甦者數次疾篤母氏諸兄弟問何服曰願隨夫子始終守禮亦以素服斂夫弟樂三挽聯云三年守禮對天地而無愧一心殉夫歷萬古而不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語錄

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天之不測謂精神而有常謂天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

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有形則滯於一偏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遺漏  
學者認定心竅守而不離久久純熟則裏面皎皎明明如  
月在水自然散其邪火銷其雜慮降其動心止其妄念妄  
念既止真念自現

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  
不學之過也

少而壯壯而老是人生一定過節節用道義貫出來自  
然理直氣壯理足神完有一些貫不到處便是遺憾故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初下手用功如晦後之月必到十五晚間工夫纔算圓足  
只一個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

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

敬是常惺惺法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學者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

靜

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當童生以進學爲得意進學後也無甚得意處當秀才以  
中舉爲得意中舉後也無甚得意處惟無入而不自得纔  
算真得意照常是怡然暢然的不到此總不免於悶悶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能自己不哄自己這個本實便不小自己已有七分好處偏要拚點勾十分自己已有十分不好處就想全瞞了卽令瞞不過去再不肯全露出來此心不難對人卻難對己

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定心工夫先要清思將一切越思浮思惑思狂思縈思徒思擺脫干淨則思有專向而心不妄動矣

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學者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於未發之先而驗於已發之時則是理之妙可能默識矣

胸中清靜自能灑落

獨立而懼者總是有虧於心若果內省不疚何懼之有

士當窮時孤鯁自矢不受人憐不受人玩雖餓死而不悔節義人也士當窮時藏鋒斂鐔呼牛呼馬全不計較自己的圓光常在頂上君子不絕我小人不恨我這個本實更大然而難矣少有走作處便是鄉原

靜時心要定動時心要專一切屬雜念頭視若蛇蝎他不逃匿無迹立致諸死如此克治心中纔露出一清字

惺惺法最難只管胡想是擾擾纔不胡想便有欲睡之意是昏昏既不教他擾擾又不教他昏昏是拘拘拘拘與操



差不多會操則會存存之熟而惺惺見矣

聖賢夢中比庸衆醒時還清白其心欲淨理明夢與醒是一樣光景

人於日用間偶然覺着是道便是入門處從此進去再不  
必出來養心如養馬養不熟須拴緊脫了纏繩他必亂跑  
亂跑中有損傷總是主人吃虧

心是一個聚寶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切不可褻玩他一  
褻玩便不靈矣

明鏡止水以居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做事光  
風霽月以接人

不留於一物故神與萬物交智與百工通

天地純是真理真氣團結而成故可大可久可大可久之  
人皆體天者也

君子之道闇然日章一闇字穩之極從此入手一進門卽  
將俗氣脫個淨盡

人非大壞皆顧外局再顧內局則得之矣

於未嘗有我之中而自得其爲我非已經過來者不能  
天地萬物真種子宜於不沾不脫中領取之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

禮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禮飭躬自能將這身



子扶豎起來比與壯藥更快

終年在昏忽惰慢中過日子氣骨何自而長須理會銘盤上一苟字

出言宜化圭角立身要飭廉隅

未能動與禮合先要處處行法所謂身之是也

和而不流中立不倚不字內有個巧處摸不着任憑怎樣做都有不是

臨古人之法帖可以學其作字體古人之法行可以學其爲人

意淵涵而態閒正是個濶大氣象

學好人最容易我還是我一撥轉立時就變只不倒轉回去一日便高似一日

用功夫必如獅子撲象纔能有濟

克不去已私煩燥起來連自己也不趁自己的意若到廓然時萬物靜觀皆自得

人能隨遇而安方有受用之處貧賤時嫌太冷落富貴時嫌太熱鬧自己無樂趣隨在皆苦境

天地間形形色色皆有起處落處人生全受全歸纔是個好起落

平易君子是第一等品詣立眉豎眼尙有任性處



善欲人見則是爲人不欲人見又是私已爲善在我見不見在人不必欲人見不必不欲人見

見得到時都是我的不是硬頭硬腦必搨釘子

矜心極無謂已有好處與人何干譬如喫飯飽了就是以己之飽形人之飢豈不是個真呆子

使讀書而祇爲功名計也則世襲家之子弟皆可以不必讀書

人禽之界首嚴男女悅非分之色出乎界矣

偶一放狂卽自認不是不可借口於逢場作戲君子戒慎恐懼何處容得個戲

善念一離諸惡乘釁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言者心之聲未有放其言而能收其心者也

惟口起羞惟口興戎口之爲害大矣哉

少說話眞上上策也可以沈心可以靜氣可以寡尤

裁量身上事斟酌口中言

說話不好又從而回護之待人不好又從而周旋之何等

絳索故君子貴慎始

有當機密者雖兄弟妻子不可與道

欲謹言宜先理會言有物三字胡說亂道直是一個醉漢還講甚麼謹言



荀子卷之三  
與人晤對有話說順口說去無話說靜坐甚好多說閒話  
最易放心亦且損氣

敗興之言多寒酸高興之言多放狂有德者純是義理用  
事無所謂高興無所謂敗興故能出言有章

狂言大語最足放心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曰謹曰不敢  
皆從戒慎恐懼中來

頑皮話尖峭語雖無大妨總是操心不嚴處果能防意如  
城自必守口如瓶

未有君子而不能自全者既會矜而不爭又會言遜又會  
默然

文有極好意思而氣粗語率揣摩不熟也人有極好心腸  
而疾言厲色涵養不深也

喜中之言多輕與怒中之言多輕棄見之於行每不能顧  
當喜怒時更要慎言

論人不可輕下貶語有不如意處焉知非我之偏執

且人非聖人誰能盡善各擅一長皆足自立何必刻責且  
屢道人短亦易起自己驕矜之心

毀譽人者大抵皆有爲而然持平之論偏處總少

有得意處逢人誇官有失意處逢人懇苦皆由褊淺所致  
言於何起仍於何止不可多生枝葉



敬亭先生語  
說話不可太盡太盡卽有味之言亦覺索然

我責朋友學個忠告善道朋友責我學個從諫如流

浮躁人開口就說拘守者不好沈寂人開口就說活動者不是互相譏誚其失惟均皆由於任氣質之性而不好義理之學也

其色清和其言簡重存諸中者可知

有啞子者該說的話他不會說所以是個廢人乃有該說的不會說不該說的卻又胡亂說是反出啞子下矣

口頭經濟非真學面上才華是淺人鱗爪依稀雲霧裏神龍原不現全身但有德者必有言誠中者必形外若故爲

唯諾故爲闊淡與巧言令色者等宜先從天理人欲上辨個真是真非

任憑做甚麼好事都是我應該的知此則心中常覺歉然做天下事須要抖起心力團搏一番挨挨擠擠斷不能濟事到眼前先定心火不然必有激烈之弊古大人不動聲色而誅姦除暴毫不犯手亦性能定心火故不預破機關耳

一遇不平事氣充兩肋真匹夫勇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若只學個匹夫之勇可以不必讀書

極快活時易露本相極傾危時易露本相若是真君子憑



甚麼時候總顛撲不破

奸隱怪如小孩子喜聽說妖精自以爲深其實淺甚好周旋如小學生喜支應客人以爲伶俐其實是逃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極平常極新奇極方正極圓活是個大人矣世人每言兩好合一好此不是自能好必待人好而我方好不如一好合兩好人好而我固好人不好而我自盡我之好只責己不責人如此則天下無不可合之好矣能處己始能處人能處一人始能處人人

責己厚而責人薄則遠怨矣自奉薄而待人厚則遠怨矣一感一應如影隨形常受善人之感而如其所感以應之斯與之化而不自覺

以我處事事變而我不變以我接人人變而我不變此之謂有恒

善與人同真個是大褊淺者只見自己已有善忌刻者又怕他人有善如何會同必實有民胞物與心腸纔能領取這個大

與人相接不可有倚之見存非惟邪人不可倚卽正人亦不當倚倚人幹事自己直是一個癩瘤故君子有中立之強

以愛己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己纔能認得一個公字



天下事斷未有無因而至前者自己爲小人所牽緣自己  
原未離乎小人也貞女烈婦誰能亂之

簡慢人者謂是輕人其實是輕己君子不會簡慢人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是一代風氣結聚之處到此不能取  
益亦自可恥因而得損不可解矣

先生病將危三弟諸事請教有過慮處先生正色曰道所  
當爲者爲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

先生將終召諸生曰時時以忠信爲主忠字勿認差是天  
地之中而得之於心者也以敬爲工夫敬者主一無適之

謂

書

答王子涵

孔卓大兄大人凡下頃接手信知兄在揚州府帮審案件  
虚心推鞠不敢隨人又不敢任己但亦有調停中立者足  
下無跟終必顛仆吾兄學有本原無慮此也蓋直從性善  
源頭生出根來人已意見動靜形迹一切掃去每當用好  
用惡着實勘出欺慊分際工夫熟後自能面面皆圓當下  
卽或有失亦無大妨所謂官街上差路也弟遭喪後諸欲  
頓消若死而復生又一天地者然清明大事已完不隨流  
俗亦未成梗門外自作一對  
衣欲完棺欲厚墓欲堅三件  
重事酒不飲肉不食兩不御



一片素心葬畢過七日赴館每節歸而哭墓寓舊廬中七月十五又值哭墓之期陰雨連綿前二日歸至沙河水漲弟以水不甚寒且不至滅頂舍騎徒涉人以爲險卒無傷焉馮五兄因葬事有感贈七言二首書以條幅弟又作對以配之鐵面鐵心學一個鐵漢齋食齋寢做三年齋公九月初七日甫過一周哭墓之心尙未艾也今年裕東秋收歉甚劫盜蜂起弟賃定城宅一處預爲遷轉之地黃河堤決料物將必取之民間裕東荒野多不遜順官民相迫禍機顯然弟束手其間張胆以視自己一家與諸親厚或可得無事於有事之中我輩道義骨肉情何能釋現在未能脫然而去奈之何哉草此佈

復順候近安年伯大人前祈爲此名請安廿二兄代爲致候



詩

立志

立志真切後觸處皆洞然一意做到底此人即此天

存心二首

理本心心印何須費說辭天良隨處見休負此良知  
形體終歸盡聖賢不能挽惟有靈明心自返又自返

憶存心諸友

久久不相見心心常相通但能徹上下何妨各西東

克己

斯道本至公人情原不叵除却自私心天下都是我



六言

俗言從此斬斷私念再不發生露出光明心地時時主敬存誠

自悟詩十九首

幾回混沌幾開闢相與推遷共轉移不是長生久不死原來頂上有根基  
我與上天本一人生前沒後總相因只緣知識未能化忽忽悠悠認不真  
認真究竟有何難是是非非一直看隨事返身求自慊原來理得則心安

千古真儒一脈傳心心相印是皆然莫疑入德茫無路下學自能上達天

下學從何去入門吾心活潑天機存常教我自對過我真意已培萬化根

天高地厚皆平平本與渾淪一氣成每被形體隔礙後一回見到一回驚

不幸生來知識多支離穿鑿失中和何時復得清天體一任浮雲日下過

獨立不住動煩襟遷轉習心與識心何日同歸仁者靜空山寂寂萬重深



荷亭先生年譜  
須臾已是百年身此志何堪常不真一心注定無爲處那  
管死生遞轉輪

握定此心不放鬆閒閒氣味養從容將迎內外俱忘却一  
任歲時春與冬

任他障霧欲遮天白日當空自朗然真已認來又自認俗  
情物慮無由纏

世路崎嶇不易行漫天修路幾時成不如踏得腳跟穩高  
下走來總若平

亭亭楚楚丈夫身敬守原來這個真心地生生常不已一  
腔合遍四時春

吾心原有自來竅一理貫穿上下通割盡塵緣牽掛慮四  
方八面皆玲瓏

憑此本心一點明愈推愈擴愈晶瑩縱然造到如神處祇  
是恰還吾始生

龍欲養珠常不移雞當覆卵宛如癡心思念慮堅凝後此  
是神明朗照時

理統氣來氣統形遊身宇內總空靈眼前化却全牛象刀  
刃常如新發矧

竹裏桃花一點紅鮮妍只在清幽中春來錦繡堆如許不  
與繁英爭異同



確見人生鐵板數此心自不屢遷移尋常日用尋常做符  
節合來恰得宜

聞人謂脩仙有感三首

人家道我欲脩仙果爾有心斷俗緣陸地優游渾自得何  
嘗馳想到雲煙

何必沾沾欲出塵須臾已是百年身人情世事誰爲解惟  
有此心認得真

性靈窒塞已多年今日開通頓豁然從此天階一直上滿  
腔俗慮化雲煙

與諸生論仁

愧無學問貺諸生只有寸心一隙明共出天良相質證庶  
幾參透古人情

丙戌年三弟初婚作此以勉二首

夫婦原屬人倫始關雎雅化最可欽室中果有刑于教旋  
見家邦匾畫真

兄弟怡怡古道沿成人便以成人看時過境遷責益苛莫  
教伯氏鎖眉尖

丙申年會試歸勉二弟三弟

吾生自有安樂窩但怕世人尋不着我若尋着定同居切  
莫分離各自若



庚子年會試歸勉二弟

一家和樂是平安奪利爭名皆枉然半耕半讀切實做始  
信頭上有青天

薦王克淵設教方城贈詩

未曾識面先識心秋水寒潭靜以深信是肅霜經過後纖  
毫渣滓都消沈

和王澹泉詩

隨地風煙皆是家買春處處不須賒共尋一段清香味裏  
裏先開庾嶺花

守制自述七律

大變忽遭情頓遷三秋失怙哀霜天肥甘適口渾無味牀  
第關心此絕緣堂上笑言難自強塾中事業何能全精神  
悔恨平時損泣血終慚大少連

遭喪次年四月二十三日

剩下骨肉血滿身超然物外是吾仁任天而動有何礙明  
月清風恰寫真

墳前致祭

一杯土未乾伏對覺心寒諸弟原能痛羣兒亦失歡幽明  
潛會合生死總團樂黍稷馨香外含悲靜處看

端陽前二日



節逼端陽近情深馬鬣高事雖曾檢點禮未盡分毫一片  
心同在三年晦自韜興嗟空陟岵猶記啣糖餅

制中有悟

字句支離三十年而今來往始飄然初非放浪形骸外不  
過無為純任天

癸巳贈陳敬亭先生二首 謝邦鑑

三生夙契幸相知得接芳徽慰我思猶是本來真面目訂  
交若恨太遲遲  
心心投契意何如頓教私衷鄙吝除誨我慙諄皆學問果  
然勝讀十年書

丙申贈陳敬亭先生 謝邦鑑

嗟余後生甚夢夢幸有先生得就正恍到廬山面目真座  
有春風消鄙吝憑相戒兮善相勸兀坐一室談性命千里  
毫釐難差謬危微精一其討論平日幾希識本心夜氣結  
亡猶未盡識既定兮心乃定心既定兮神自靜欲主靜兮



先制動千古宗傳在一敬敬該王道與天德斯文原是儒  
生任人非聾聵與冥頑胡爲委靡不自振日新日新又日  
新罔作狂兮克作聖勗我從茲始立基聖經賢傳示之準  
不敢放懷以大言不敢行怪而索隱至中至庸至峻極生  
民鮮能臻斯境嗟余後生甚夢夢聞此如聞鐘聲震翻然  
今是而昨非決然去逆而效順兢兢始判人禽界皆由畏  
友端其本今朝忽唱陽關曲神怳怳今不能禁蒹葭秋水  
頻溯洄惟有心心遙相印名山鍵戶書可讀孝友克施亦  
爲政他年共拜先資獻坐言起行還共證

戊戌計偕歸過汜水王澹泉館中復過方城陳敬亭

館中次年作此寄質陳敬亭

王檢心

汜水方城無二天聖賢祇此是心傳隱居求志更何事風  
滿前溪月滿川

庚子計偕歸過陳敬亭家作此以贈

王檢心

穆穆雍雍一體親人生事業此爲真我來孝友堂中話同  
氣同心同坐春

和陳敬亭贈詩

王檢心

迂疎懶散任浮沈空負良朋意氣深南望雲山多縹緲何  
時樽酒共談心

贈陳敬亭

王鈔



暮雲深鎖故人家搔首方城望眼餘兩地煙霞各珍重春風無處不鶯花

贈陳敬亭

王居

陰陽往復何終始人事循環自古今霽月光風原有趣行雲流水本無心殷殷九轉同三轉浩浩千尋與萬尋欽重方城名勝地賢才如許理淵深

大兄自癸巳冬赴武陟教讀次年甲午闈後弟赴武陟一晤即歸乙未兄自武陟北上留京丙申春闈

前思兄感懷率意而成

樂三

我兄留京傍帝居驛路頻來無恙書壯志誠欲登蓬島孺

懷仍自繞庭除

數年省親家信四時不絕且自京寄鹿肉奉親總計歲月三年遠

遙隣苦辛百般茹

兄信來在京每日費錢百文綽有餘裕自奉之約何如人事到此

應無愧不知天命竟何如

是科果蒙房師方鼎薦未中豈非天命哉

祭陳敬亭文

王檢心

嗚呼敬亭心堅如鐵至孝性成非止祝噎友于克敦出入提挈幼即勤學超越同列獨領夜氣既清且潔羣儒聚訟微言搜抉允執厥中藩籬盡撤疾惡如仇不由詭譎宵小肆兇紛然作孽從容定亂豈患机隍擇人而與不泛交結同心之言諄諄切切世味常淡道味常悅平旦有記追蹤前哲靜坐澄心力去牽掣直行其教委曲施設聞者心醉



見者心折嗚呼敬亭天下之傑檢也無才資質駑劣梁苑  
相識弗棄迂拙癸巳計偕意契情熱乙未在京與共飲啜  
斬我枝葉警我饕餮檢兄若弟深虞蹉跎謝却紛華重門  
日閉朝夕磋磨俗慮俱滅韓莊再晤除我慾穴對坐三日  
共證心血依依贈言灑淚相別庚寅訂約輔我孤子官必  
求稱矩必求絜南遊不果身遭縲經居喪盡禮獨全苦節  
弗御酒肉志凜霜雪千里談心非徒口說嗚呼敬亭一紙  
永訣驟聞訃音傷痛欲絕匏係陽山哭臨弗決欲敘懿行  
執筆衷裂墨殘硯破每每中輟我思敬亭岸然不屑我思  
敬亭表裏俱徹我思敬亭弗羨閭閻我思敬亭誰與頡頏  
夢寐見之覺猶哽咽廿年知交始終一轍此言難盡此情  
難竭回憶往事去如眼瞥遙望方城風規若揭擬其品概  
文清有薛筆隨淚下鑒我吶吶尙克相予無致緇涅嗚呼  
敬亭永捐金玦嗚呼敬亭芳輝餘烈

陳敬亭傳

王檢心

陳敬亭者河南南陽府裕州人也名心一敬亭其自號六  
歲卽有志向學沈靜篤實澹然無所好幼喪母哀毀如成  
人侍大父母疾湯藥親嘗助父成葬禮遇諸弟友愛肫摯  
出於至誠待親戚族黨調窮恤匱曾無吝惜且有養於家  
以終身者道光十二年舉於鄉以聖人之學爲學不隨流



俗不妄交接作平旦記以自考計偕至都與倭良峯李強齋諸君子爲青善會不立門戶不事標榜獨坐小齋體驗身心其學以時爲歸宿以中和爲主宰以返觀內省爲功夫容貌端嚴不可干以非其誨諭學者委曲開導多中人隱故人咸受其益而樂從其教趙鳳厓令武陟先生房師也聘先生教其子先生以道自重嚴禮法慎交遊與師言必以義多所救正閱重試卷不受請託署中人咸敬憚之留京主謝吉人家吉人年少才高先生勸令存心吉人大悟遂爲契友家居破城在裕東偏民情強悍先生遇之以正善者知愛惡者知畏歲小旱吏索賦急民有假先生名以聚衆者先生適在館聞信卽赴城見州官白其誣且言民無別意稍緩當自解留寓州中以自信官爲出示一方遂安遭父喪不飲酒不食肉不用樂不御內自始喪至葬時悉遵文公家禮每節率諸弟哭墓疾革以服未滿令以皂服斂門弟子來問疾復端坐與論學臨終神色清潤識者知其有養年四十五歲元配劉氏先六年卒繼配劉氏有賢行痛先生歿成疾遺命願隨先生始終守禮亦以素服斂子學潛

惺齋氏曰余與先生相遇於大梁遂成知交後同寓都門日以心性相質證受益良多故知先生獨深及余服官金



陵約先生偕不果又三年而先生歿矣嗚呼先生素有經濟志使得行其道必有實心實政足以利濟斯民乃竟賚志以歿豈非天哉然其方正之概純粹之學至今方城人猶有聞風興起者則先生之道固已大著矣

陳敬亭墓碑銘

王滌心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敬亭先生卒卽以其月二十七日葬於祖塋之側先生姓陳氏諱心一敬亭其字也世家南陽裕州先生閭中自脩少時與友共學味爽輒獨起徐步體認平旦之氣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祇此幾希也後數年得五子近思錄讀之益覺道不在遠功歸主靜

黎明擁衾而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嘗曰定心之功先在清思一切越思浮思惑思狂思縈思徒思洗滌淨盡則思有專向而心無所擾矣簡默自處讀定性書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慨然曰必如此乃可謂定不輕往來不泛結納而遇知己者恒竟日對語自道此中甘苦更欲人備嘗之滌壬辰與先生同登賢書計偕時甚異先生之爲人乙未同寓都門朝夕聚晤益知先生確有心得其學一本性命記誦詞章非所汲汲久彌刻苦自勵手訂日記以驗學之疎密蓋至是造彌深功彌嚴矣先生坦白自如誠實不欺隨其所居均能動人本心以故兄弟朋友生徒



因其開導而力學者多歲凶荒盜蜂起到處劫奪先生率諸弟及鄉鄰習武事預爲防備得免有以事誣先生者先生處之鎮靜誣者頓息其應變之才類如此先生之曾祖諱龍會祖妣氏吳祖諱孝祖妣氏徐考諱國福妣氏楊繼母氏楚先生丁考艱哀毀逾恒病亟以未得終喪囑子弟以素服斂子弟侍疾仍諄諄誨以正學親友來省視者必勗以爲人之道將卒神色清潤衆咸歎異先生曉之曰此平日所養也年四十五元配劉氏早逝繼配劉氏後先生卒子一學潛先生之沒也遠近聞之莫不欷歔流涕滌本深知先生者其弟怡亭又出年譜徵銘滌何忍無辭以誌

銘曰

嗚呼敬亭默契性天靜以立極獨獲真傳斬盡葛藤脩常閉戶特重躬行學原不腐起居恒慎作德日休中有至樂他何所求居易俟命穩處着腳猗歟典型允紹伊洛



跋

自正學不明矜小材者率以文藝誇長盜虛名者類以剽竊爲事此固不足道也等而上之間有矯枉過正專尚虛無堅守寂滅或入於佛老之流者亦無足法焉吾先師敬亭陳老夫子天姿卓犖學力深沉潛索於經籍之中會通於經籍之外不泥成說不執己見本至庸以求中能通權而達變其治已教人均以正心脩身爲本予自束髮受書而後聞先生之德時時景仰既而遊於先生之門聞先生之講論見先生之行誼無不胸襟服從乃未幾而先生忽逝矣嗟乎命有脩短人無如之何也雖然古今之所以不



徹者德與理而已德全理備先生之爲人當不與流俗同  
朽也

道光二十三年季冬朔門人高鳳翔跋于問心書舍  
跋

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卽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欲踐其  
形盡其性自聖人而下莫不從事於學學者所以學夫人  
之所以爲人也學者在下爲一鄉所視效學者在土爲天  
下所觀法學之所關誠重矣哉自末學以文采風流相誇  
尚而大德細行蕩然莫顧嗚呼是誣天下人心風俗者率  
此學也吾兄敬亭先生生而有志稍長卽務正學不苟同

俗及其登賢書也氣益平志愈礪留京數載與賢士大夫  
共切磋精進不已蓋其學有超乎文章功名外者故愈造  
愈篤也其生也以正己者正人凡與人接談無不隱隱啟  
其良知動其本心其亡也凡端人正士野老村夫無不悼  
歎失望咸曰非惜其名重惜其人也雖然吾兄豈敢自謂  
其學之成哉卽吾亦豈敢以吾兄之學聞諸人哉無如兄  
逝也早諸子生也晚吾恐吾兄之學不克聞於後嗣後人  
之欲效先人者無所考於前也爰綜其生平實行而詳錄  
之俾後人有所依循而不忍心法之或泯焉是則予纂輯  
之本心也夫



道光二十三年孟秋月朔弟樂三謹跋

陳敬亭年譜跋

余刻敬亭年譜附以語錄詩文已十  
有一載矣中遭兵火版燬無存今歲  
乙卯復刊于彭城余益感慨悲愴奮  
發勉勵不能自己敬亭有真工夫故  
有真性情有真性情故有真文章每



一披讀如見其人非敢阿其所好亦  
以此心同此理同此學同雖千萬世  
不能易也敬亭有言明鏡止水以居  
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做  
事光風霽月以接人斯言也敬亭自  
爲寫照余亦以此四語定敬亭之品

云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嘉平月之八日  
內鄉王檢心謹跋于彭城官舍之  
復性書屋





六人非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iscern due to fading and the paper's texture.



35

古今圖書集成

六人非

一